# 千頃齋初集

其俗而振其彫劾溝中之骨其誰肉之王君行矣其亦以治爽鳩者治建矣語有之君人者上注而臣人者下注上注者調天時和陰陽下注者闢田野殖衣食君之德且下注其務察青蘋所繇而究狂瀾所止帥象大常而經畨特遠使士忠農敦工樸商慤女憧憧婦悾悾布之不疵而內之不塞將建之俗盡還其古初且以次漸被於七閩閩之俗正而天下可觀聽而暨一也則是天子以君治一建以建治七閩以閩治天

下郡國寧獨建人世世利哉漢史傳循吏如潁川寬和渤海馴虢南陽興利並稱豈弟君子而班椽氏獨嘖嘖文翁以為西京稱首迹其所用治蜀者特以教化流聞夫矯㢢移風崇醇懿抑浮澋真太守事也化蜀俗宜用文化閩俗宜用質然文而之質難於質矣君德厚信砥質有其文異日政成而史臣紀之且斌斌出蜀郡上何論西京之烈焉故士誠忠農誠敦工誠樸商誠慤女娘誠憧憧悾悾銚鎒利而俏優拙俎豆興

而爰書省徵獨風俗其亦可以無虞烖沴矣

贈郡博沈太始先生助教成均序

民生於三親則父母尊則師令父母也以程書治民文學博士師也以功令厲士上古一政教而總父師自國都以及州里莫不有學自司徒以至比黨之正族鄙之長莫不爲師其儼然抗顏弟子皆以道得民非鄉之父兄長老與儒林之彬彬亡濫授也其以講論勝天子至賜重席錫良馬饋醬酳爵有加禮焉亡屑越也環橋甫

入旋拜卿貳廣文之氈尚煖而帷幄絲綸繼之
亡淹抑也故居其職者無不足於官而亦無夷
然有所不屑由今之道則閭里之長以迨郡邑
之吏職政不職敎而樂正四術獨領在學官畀
之甚易遇之甚畀於是文學掌故之科始爲士
之困進倦游者偃休之籧廬其發身甲乙郎趾
步多前途或用遷客至亦曰此非吾官也非吾
所久處之官也第行吟嘯歌冀旦暮速化如朽
之拉耳故師道不尊而政敎不出於一若今博

士洗太始先生則用政爲教父毋而稱人師者
也其令樂安縣進士高第治理流聞頌神君載
路矣屬困河魚不願戴星臺使者憐其賢特疏
請改牧以儒詔曰可予告三載乃就選人補雲
間博士蕃巽數云雲間弟子耳先生名若祥麟
威鳳而私忖其或釋政而教意不無傳舍其官
先生獨斤斤奉職束脩之贄杜不以入月朔朝
諸生課甲乙程其不若而誘其若者畢羅醧脯
取之月俸不給以官中繼之諸衿鞶之子挾策

問奇者貧而問饘粥者剝啄無虛晷如洪鐘待
叩靡響不臻又如執杓歙河人人望腹葢未十
月而邦君大夫之頌無間口諸中丞直指之旌
薦婁至無間牘諸弟子戶而祝之不啻嚴父慈
媪朝於師而夕於保也一年晉國子先生行且
脂其牽諸與先生共事五葺而稱素交者若齊
安金子南昌李子豐城熊子聚族而謀所以賦
杕杜以告温陵黃子日日者章逢習講擁腫兹
甚幸借先生甘露灑而醍醐灌豈惟二三子月

化日遷維吾儕鳴琴茲土木鐸是賴搢紳何時
召得毋太亟卽皮弁祭菜宵雅肄三重於思樂
戾止蹻蹻昭昭其若峰泖二三子何黃子曰唯
唯否否夫國學學爲辟雍官爲大司成其屬則
大樂正小樂正大胥小胥大師小師籥師籥師
丞其教則四時絃誦詔禮詔書其德則中和祗
康孝友其徒則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
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選皆造焉記曰先
河後海或源也或委也學於國源於鄉委維成

均賢士關維鞏轂郡國首行歸於周萬民所望矧　上以槐市講堂聞譽髦雲集顧茲輪菌未禀繩墨千里不免罣之駕微匠氏誰斲微廐氏誰策則先生所以行也異時者濟濟奉璋有德有造其在先生先生即惠顧吾儕促郄歡甚其若信宿信處何蓋古之言善教者如鄭康成桓春卿胡翼之孫明復之倫朝脫皐比夕登黻扆而國初魏文靖驥亦起家雲間司教以經術行秩徵拜太常歷官冢宰爲時名碩先生蠖伏十年

貧益深望益峻　上即章相薪積加意胄子謂不可無直溫寬栗若先生也者又安得以瘦羊疲先生而不以拜若省若部若金馬槐棘乎今時第無賜席錫馬饋醬酯爵之典藉令有之而絲綸帷幄渠能外先生余不佞耳先生之政目先生之教而知其不媿於父師之任請以魏文靖之業爲先生行李贈且志余言以券它日云

送黃典籍之瀰陰令序

理天下之道曰政與教凡民父生而師教令父

也博士師也令以治得民師以賢得民政教各用其職矣乃厭薄令者曰吾戴星出入罷謀訴困追輸祖迎風雨之途而屏息上官之側孰與文學掌故擁皐比都講雍容翰墨乎然昔稽苦饑青氊坐冷令不行一閒左郎約結何施則亦日安得畫百里爲社而寄宅生焉令一念至朝堂吧而夕市廛也蓋王制失政敎廢而儒學吏治之用分於是窮經之儒見詘於事任職之吏負恥於文藏聖明經師也而以墨治蕭望之賢

傅也猶曰試郡黃霸循良為西京首至獄中有聞乃知讀書之可貴蓋晚而授經它可知矣然皆以其職責其事以其實都其名雖實至事治而尚有不兼之歎非若今之人不揆其事與實之符否而偃然當之冐焉處之者也嗚呼事實之弗審而職與名不足厭夫處者之心故官師之局直為困頓偃休之蘧廬而偷日眎蔭計資待遷亦奚怪其弁髦經術鄙吏事弗屑耶語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

政學者也孔門諸子雅負從政材可治賦可足民而禮樂教化則若謙讓而未遑國僑遺愛稱衆人母矣而食之不能教也惠而不政子輿譏焉以斯知教可兼政政不必兼教夫令曰父母師帥非以其政教兼耶而先教後政久文學而老其師庚無不習不利也者則朝家試吏之法乎崇仁黃先生生吳草廬之鄉笥五經明三統繭絲析理義之精鴻藻發苞符之閟學有源矣橫經正席端笵飭模規條以身推腹以心教有

章矣諸弟子人人速肖若春風拂時雨施木鐸
振於澤宮菁莪遍於南國化不翩而成矣葢一
訓西昌再訓黃巖三訓武庠最後典南雍籍困
頓於苜蓿寒氊者幾十年所先生由由自若也
所至名與實乎職隨事舉主爵氏修文學功進
渺陰令先生亦由由自若也先生既亡所不足
於其官而又不以得令爲喜獻觶而色頊然問
討同舍郎何以益我郎居中日都哉黃先生茹
淡能甘居濃不溢其志廣矣吾儕小人又安所

效其他山亡已則願先生之以令爲師以教爲政以儒術緣飾吏治也夫逢掖若則鉏耰洽俎豆興則曼胡格經術弘則爰書省師餋士令餋民其道一爾先生於士旌淑而植屛左華而右實則猶父母之道也施於有政騞奏刃游恢恢乎其有餘地矣且也武城絃歌本之學道西河成市施及莒父彼皆以禮樂教化行其豈弟樂只夫非文學之顯效乎哉澌裂士儉子男然猶畿輔下邑也出先生藻飾之緒愛人易使與無

欲速見小且優爲之矧㝡爾滁父母而師帥其於理道乎何有諸郎毋笑不佞之以牛刀益先生也

贈夏司訓掌石埭教序

余甲辰春以伯氏知舉格不奉公車對乃從選人授一氊海上而司訓潤州夏公亦以明經高第同日拜命一時劍合爭詫爲奇則公之夙夢實徵之始公得夢時秘不語人志而笥之積業有今命家人發櫝相顧駴異若阜比之豫爲公

設而主爵者直夢是踐耳公一見余欣然莫逆
且爲語前夢益信石泉槐火之非幻而事有宿
因非關人力也余既奇公之遇而心儀其人磊
砢航髒無世俗樸簌態㢈幾哉古之所謂經人
師也者迨余視事而公所要束科指詳整有條
諸弟子斂手板北面立雪坐風斌斌化雨余益
遜席謝以爲弗如其秋沼蓮產並蒂東西齋露
瀼蕉實午未兩闈解額浮往昔甲第蟬聯種種
奇徵其應如響人或詫余衡鑑之非謬然本之

皆公俄頃所罏埴也葢余於公所不如者三公内整外和煦煦親人若晲而余拙直自遂不能容人過一不如公蘊藉宏深規恢大而理密而余黯淺寡昧不能與世陰陽上下二不如公在膠庠久老練精覈若燭照數計不爽錙銖而余疎節濶目一切章程不能屑瑟苛細三不如諸弟子朝於余夕於公若飲江河人望其腹然余月課歲試常以丙夜程甲乙不遑休沐而公横經講䄵片語解頣乃得以其餘閒飽首藉側弁

而哦白日而傲羲皇也余勞而功半公逸而功倍余倚公若輔車公信余若列眉雖欲不引席而避公能乎公既積貲望寮騰旌牘其材可分百里符二三子矜日夕以幾而公獨指所坐𨽻曰素業在是安知其它吾髮種種矣不能徼子公曹丘折腰撓掴愽絶徼瘴鄉五兩銅也其識度過人類如此天官氏既最公考則遷公掌石埭敎石埭池下邑其文采綺麗䙡上洋若稍遜而士敦而愿無佻達躍冶或有過無不及焉以

公之宿學長材其俄頃罏埴恢恢游刃當不至
如余之借資僚友而黃山九子西爽朝來爲几
案間物不知猶作故鄉金焦想否余雖幸獲友
公而公謬推余爲長猶媿掩抑不能竟公施今
公之志宜無壅閼不行者亦能飽餐苜蓿側弁
傲羲皇如上洋時乎余與公共事五稔分秩一
朝於人情何能已已故因二三子之請而直叙
其遇合之奇同寅之雅如此若公之敎澤洽化
施及章相則多士已口而碑之余無庸饒舌矣

贈陳肖軒先生封司冦郎序

往余守諸生則從今比部陳惠甫氏偕諸同好修北山社而奉其尊人肖軒先生爲祭酒登壇對壘每奏一牘輒稟成於先生先生余丈人行也負人倫鑒尠許可顧獨器余而國士余余是以獲事先生爲孔彌交暱甚既余幸先登而社中前後得儁者亦不下如干人獨先生偃蹇逢掖如故一日廢卷而歎投袂而起曰吾束髮窮經試輒冠其偶而九阨公車命不猶耶臣精銷

亡奈之何白首佔嗶而角伎少年塲爲夫閱我
躬睞啟我後孰賢吾且棼不律而以先人遺書
授孺子孺子勉矣乃惠甫則自舞象之年業擅
繡虎雕龍之譽其上春官先生甫踰艾其擢廷
對先生甫及耆遂籍金閨郎粉署一時聲名震
闕下左賦貴紙玠才傾都人言惠甫蚤達非直
惠甫能也躬稼而授之畬故有秋省括而授之
釋故命中不有資始疇與代終則先生謂矣葢
先生之曾王父曰郡倅公父曰荔浦公並以易

發家爲良司牧先生實世其學潛研先天時時擁皐比都講聽者如堵都人士無不人人名陳氏易者惠甫既用先生易成進士而服官爽鳩氏則一以經術爲理辟則辟衷則衷豐而致刑噬嗑而明罰議獄緩死稟於中孚赦而宥之雷雨作而解人謂惠甫善用易飭律以經則本之先生教云三年獻最　天子下璽書褒嘉予一階賞延所自出仍以其爵爵之於是先生稱主事元配蔡稱安人象服輝煌翟茀絢爛則有

王言在曰明經修行克番燕翼曰聽闇加餐平
刑是念若目矚數千里外迹先生夫婦之同德
而闡其幽者即先生立致青雲其所就業孰與
今嬴譽命自天以子貴復以子聞亦安在其必
於身親見之也人亦有言澤不湮不流光不鬱
不發必湮鬱如先生而後子姓之用始大乾安
位而六子宜序彼直以不用爲用耳一曹郎惡
足以恩先生余又聞先生里居恬澹無它嗜出
屏騶從簡服御里中人望先生若老文學掌故

行爭路舍爭席絕不知有貴人父者此何必減顔延之之羸牛車至長安之使來詧平反則色喜聞在辟則色憂儼然引其子於正義方之教咸謟者何如哉史稱世德則陳世經則劉然陳自太丘而下公慚卿卿慚長漸以不若以劉中壘之矻矻校書備七略而厄於國師積閥霣矣何如先生父子似續弓裘石氏躬行韋氏經術郿山氏文章合三姓而克一庭世濟其美豈不軼於昔聞聞之曰以升受者甂以斗受者鍾以

石受者坻京盖有瀛海焉盈不加溢故王百谷
先生其海乎履盈而虛受滋大矣異時者三事
九列不啻拾級而登踵輪而進則曹郎其發硎
爾又惡足以慁先生爲語先生其嗇精神以觀
爾子成績以對揚　天子之休命而惠甫亦益
思策鴻豎偉勉所以報君成親者毋徒以章服
榮而尊人哉余於惠甫有縞帶之誼故以規爲
頌亦藉以不負先生知云爾因次其語語惠甫
而詒諸同社使爲贈

壽大中丞旭山李先生七十一序 代溫直指

歲巳丑小子登朝籍實出括蒼李先生之門先生觶若氷凝若山其郎司馬尚書省一切襄陽青州之餉望車門而郄政府椒鐺有所居閒或貢緣柄樞終不能得先生一諾二百年來名名職方亾先先生者稍遷視學參知晉觀察之長歷左右廣青齊之邦所至奉法恪職嶽嶽不阿春膏冬雪吏畏民懷一時名名藩臬亦亾先先生者先生既用資望爲中外注嚮遂超拜御史

中丞開府中都中都故　陵寢重地先生為
裁冗訾撫䘏民恫乎有加焉會採榷之議興首
抗疏請罷語甚切摯其畧謂　上以　宸居
徵金九牧顧歲入所佐將作幾何臣不佞不能
以民膏為金穴奉中貴人驩亦不能與若曹共
事願乞骸骨歸田里疏入忤　旨遂聽先生
自免去先生去而礦市蝟起修循封豕之群攫
金槃貨謀于齊閔于粵糜爛魚肉于淮徐楚滇
之墟海以內幾成鼎沸令蚤聽先生言豈其釀

學岌岌以至於是先生不幸有知言之明而使
國家受狐鼠之螫然雅非先生指矣先生旣得
謝歸而爲政丘壑間蒼嶺以爲東山仙都吏隱
之皐以爲綠野逍遥杖屨意殊適之而伯氏銀
臺仲氏叔氏太學並以黃髮耆英睢然枌榆之
社敘壎箎之樂事享山水之淸福毎並轡連袵
出望之若商山四皓非塵寰中人天下士慕說
先生者以其去爲高而深惜其用之未究于旄
造請無虛日公車之薦牘無虛歲然以涸先生

先生夷然不屑也扃扉匿跡義不以一菞號干
貴游即貴游羔雁及門輒麾卻無所報謝語稱
威鳳祥麟莫可樊籠則先生謂哉先生負其用
而收其所為不用者以壽身　聖天子不盡其
用而需其所為用者以壽天下葢自先生一發
言而紳弁之伏青蒲者率以為嚆矢言路幾閼
而復通元氣幾斷而復續陽戈反馭寒谷噓灰
七鬯定　銅龍開熛腐市魁之流毒者棄之如
拉朽矣礎盎纍縶之夫駸駸得生還矣山澤村

墟之藏鹽鐵舟車之算以次遞損其什一矣則先生之不用猶用也用之用專專則不儉不用之用廣廣則無方天其意者以不用壽先生而俾大用有如祈招與思輪臺志悔安車束帛之詔旦夕召先生咨以時政先生得毋陳君奭之訓以民碞當畏天若當稽惟敬德是圖則壽在天下寧有旣哉書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天祚明德卜世無疆基而乂之是在先生某於先生稱弟子下隸辱知最

深且幸覲風茲土得訪求舊德上報　天子請
附鍾與先侯丁恭之義爲先生勸駕而於其覽
揆之辰敬述詩書以壽先生者如此若夫松栢
之操薑桂之性與夫日月岡陵之祝則先生身
有之某毋庸饒舌矣

贈上洋侯李斗冲公三載考最序　代

士釋褐通朝籍內則郎署史局外則郡李邑令
郎署分曹稟要束於長史臣操觚持文墨雍容
著作之庭易爲職耳李奉三尺以佐二監二監

屬耳目焉令於進士選輒日格窮蓋後此無當衙矣而詘體下邑疲追輸困諜揔用自銖兩罰自城旦鬼薪皆有大吏之檢押不得輕搖手而胥吏之姦竇穴尺檄飛符之麋至遝午精神視聽急與之接即分身而左右應猶是皇皇若不給也矧東南壯縣哉要以功見事效畫百里爲社而厚基宅生苟一念至朝堂皇而夕蔀屋令於宅吏不翅倍之安取京朝官而薄令不屑也且政成而太宰督流品司會秩宗問劭農勸學司

士司馬司空課比詳丘甲水利蓋習一令而六
官之治廓如也西楊相恨不令善哉其勤軫民
矣又安取京朝官而薄令不屑也余以是知上
洋令李公之賢上洋故嚴邑賦繁牘冗倍它縣
而公以三楚碩學高第南宮格應官禁近宜其
薄令不屑者然公甫下車而朝三老閭長延見
衿紳弟子員條邑中利病則壤肥瘠制賦高下
之宜原隰溝塍疏鑿塹樹之方風俗醇澆之故
物力登耗之原若素履之鄉目計而手畫之也

又若家置一令父母而師帥之也晨起校簿移日中治賦日入治爰書公爲調執數緩急皆成於手卽親近吏不得預猾舞文者欲以其伎嘗公而公已得其隱與弊所由每一顧問情見膽落人人負霜雪也束矢之入不待兩造具而意聽色答平其枉者坐其詭不以實者豪右漁閭左惡少躪大家一切按治如法而抵冒告訐之俗易矣邑歲當踐更里豪倚縣胥爲市賓緣脫籍而影射下戸葢有厥田上上厥賦下下厥賦

上上厥田下下者公爲杜居閭罷區長以計勞
登賦者入而扃之扉令以實自占權產而爲之
等衰五方稱平如出一口賦以時入輸不後期
矣邑故淫奢多耗費少蓄聚而公以清約風之
珍羞不登俎紈綺不被躬歲省廚傳供帳無算
銚鎒利而倡優拙農盡其畝比豐穰所獲過當
饑不害矣邑歲大水民嗷嗷呼庚癸公日乘单
車循行灾地而亟條議開府捐貲出糴以上災
報當事者或難之公爭之彊曰邑雖名高阜而

半倚海江水漲則海水高平陸成沼又所秭俱
花豆積敗風雨多萎少實吾寧失上官指不忍
失此彤勩心也故上洋之災若少輕於華青而
恩貸不因之以殺窮稠歌舞若更生僉曰令君
活我矣葢公之治無磽磽以張無泄泄以弛無
訾訾以棘無容容以優不博恭恭鷹鷙聲而上
恱下安其摩若痛瘝若衷而無違道以干百姓
之譽辟之膏霖湛露以久浥其澤功施何有而
化被不知不令人喜慍親疎服之無斁公眞古

循良之遺而台衡公輔之器也豈其薄令不屑也公既奏三載最薦剡滿公車主爵者業署上考而猶斤斤於興學造士以歲之不易公私之囊若槁葉而公乃以其閒飭澤宮陳俎豆月課子衿捐俸羨佐餼饟糊名而衡其甲乙有德有造擁皐比者奕奕矣蓋公分校南畿所得盡名下士而是科上洋解額亦浮逞昔其褎然售兩闈者則公首造而拔之白衣者也人嘖嘖公人倫鑒能急士云語曰一歲之計樹穀十歲之計

樹木千百歲之計樹人公進桃李退陽鱎以千百歲之計爲三年之績而列六官之治廓如也一臺諫何足以酬公西楊相三朝之業美哉始基之矣余之知公也以余弟子姚冏卿元素而悉公政也以余弟明立冏卿葢公師而家弟以傅士從公其言核不阿所好也故因上洋師生之請而紀其事俾傳循吏者考焉

贈高母姚碩人旌節序

易之咸言止說其象爲女女而妻則齊也壹齊

不改故繼以恒恒者婦之吉德也婦之爲言服

服婦事者受命無貳致役乎坤坤母道也無成

代有終牧以從子也從一爲貞從三爲教貞曰

女士教曰嚴君女德之始終備矣或謂不踐二

庭婦人之恒孰與抗志畢命賢雖然白首在侍

黃口在懷百年之養千年之祀懸於一絲而曰

必以死爲殉可謂能終其事乎夫事有大於舍

生生可也生而有以終人之事則生賢於死死

而匱人之祀則死不如生況乎日月寒暑之游

代也華靚袪麗之易薰也處寒檗孤帷而介人琴瑟燕婉之間不曰氈針之坐則曰羹礫之咽夫何家不可居而自令苦為故死不必烈生不必儒間左不必難甲閥不必易沃土思渝脂門習汰勢所漸靡其誰能不波以今觀于高母姚豈非貞心孤植自天義途匪因教至者哉母故興安守公女其歸于高為任子某君則秘書公子而太保文端公孫也方任君背母母年甫二十三一子參軍三歲呱而舅若姑艾矣王姑鍾

齒且及耄毋絕粒引刀百端求死姑若王姑亦
百端解之則謂毋兒死婦死固當以是藐諸孤
是文端之一綫息也若存孤存若亡孤亡余老
人寧先若亡不忍見高氏之不血食也毋於是
乎彊粥日濡二盂忍以無捐則撫孤而哭曰微
未亡人誰毋若以長已又持姑馬王姑鍾則大
哭曰微未亡人誰子若以老荼苦饑劬毋子併
命朝于舅夕于姑膳羞湯藥必躬必親不翅任
君之在于舍自始髽迨今宣髮蔬食縞衣跕不

踰序聲不出帷而課參軍讀不以獨子故稍容嬉婧丙夜篝燈洛誦不中程不交睫盎鍾夫人疾革拊母及參軍曰延吾年者婦耶植而孤者母耶送往事居耦俱無猜完祚永世幾絕而續者婦而母耶女士之貞嚴君之教惟母能兼之亦惟參軍能成之母於高氏有中興之烈焉寧獨從三終一已哉然余聞文端公正色立　朝功施社稷其大者乃在豫請　蚤建定　國本恢　朝常受　先皇顧命羽翼　龍飛成季之

勳宣孟之忠豈不獲庇其後嗣而剪焉傾覆下
官之難曰死嬰立皆天之不大泯趙而厚報衰
盾耳故高氏之有母姚猶　國家之有文端公
公於　三朝稱力臣姚於高門稱力婦皆天啓
也天以文端胙國則必以母姚胙高臣道也妻
道也託孤寄命定傾保邦功豈二而報豈殊乎
咄咄髡髦亦惟天所開以竟而盈母從其芽蘖
而壅溉之至于苞茂實蕃由荼得薺今且抱孫
三焉豈曰一時之德然非參軍君亢宗能世吁

天閽陳狀則母之節不顯而文端公之閥閱不
彰文端之有母也母之有參軍而徼有旌命甫
艾而名揚也亦天也天之因人不其嚮乎令甲
貤封表宅無兩遂也而參軍曰以子逮母不若
母自庸故一請下部覆臺察覈實　詔有司樹
棹楔如制蓋異數云異時母年益康參軍之歲
積益懋　制詞命服自天申之母且有宜恭稱
與貞名並皦宇宙其于文端不永有耀哉參軍
君其勉酬　國恩無忘母志以光祖德以無隤

厥考之問也余終以毋徼惠于天矣

壽前海澄令瞿永山先生序 代温直指

上洋瞿先生之宰吾澄也拔余白衣而弁之多士遂籍諸生應棘試以其秋登賢書越己丑成進士同時譽髦後先得雋若太史高公克正直指黃公一龍廷尉正李公甫文大令李公良材孝廉柯君完甫張君時泰並先生高足弟子也藉藉先生人倫鑒能得士云維余不佞家故食貧又居苦海嚙先生捐俸食我衣我田而邑廬

我余以是得耑精洛誦無憂徙業茲徼 國恩班朝列莪莪惠文騤騤驄馬則先生實卵翼成之以有今余卿國士遇安得不國士報乎先生去澄余不奉芝宇者二十載然意未嘗一日不在先生也歲時起居問先生加七扶履亾恙余未嘗不逌然色喜也在昔丁酉先生稱七袠余業附太史後修酌者之敬大畧以機汜成回為比而進之册書抑戒未竟也今先生七十加七矣余獲奉 璽書晉吏先生生之鄉先生以一楏

逆余西泠望之髮蒼如卽之顏渥如與之促鄰
手足蹁如劇譚徹申旦娓娓如則又大喜以爲
先生壽徵而竊意其或練形導氣有符於參同
悟眞養生主者之言卽先生問焉先生謝無有
也惟曰吾於紈綺以所御於桑曼以所好於權
利以所芬葉墓田丙舍取以怡老不求加增園
亭水石取以娛日不求加勝居恒持齋戒殺手
金剛經一編嗜焉攄梧以閱吾眞吾意足矣盖
先生澹寧鯁直自其天性持論侃侃嶽嶽卽豪

貴亾少避其浩然解組也以庭拆壘僚故然世
卒以此重先生先生亦以此名當世邑以爲畏
壘家以爲元龜鄉以爲鴻逵之羽一切名位軒
冕又安得以腐鼠嚇先生先生弱冠登壇迄今
五十餘年所閱世之升沉興廢何限精頴豐銳
之士驟起都華膴蹐津要旋而凋落湮謝者比
比先生獨巋然碩果若魯靈光則豈非正氣恬
操神實聽之而介茲景福與雖官不過壘殺澤
不過百里其它鴻材奇負多所未究然而挹彼

涯此天之道猶酌也意者其以先生取償于年
責務于後斌斌子姓將大恢未竟之緒光昭其
令德即余輩服官展采亦相與紹明先生之敎
昭融流衍火傳而不知其盡則千秋而往皆先
生之年余請以千秋壽先生究太史未竟之旨
然曰以是能報先生則未也

壽前沇丘令豐津劉太公七袠序

淮陰劉侯元兆治常山輿等用兩臺薦徙長興
長興古巖邑也其俗勇訟而怯於公輸王藏吏

或貪緣爲奸至米鹽不可詰侯甫下車畫一切
便宜爬幽剔蠹鈎尺籍覈宿逋瀝其舞文者平
亭若神民以不宄未浹朞而政成歲大穰彼都
人士宣言有衆維　帝予我侯維侯予我歲遡
源反本疇能不歸美於太公爲衆父易爲衆父
父難其以七月覽揆之辰致爽丘之祝三焉諸
從侯後通籍而於太公稱子行者則亦父侯而
父父太公聚族而謀以告沈子謂沈子有子某
亦子行也可無一言以爲父父壽盖太公昔者

父死丘矣其政淳淳悶悶若畏壘若華胥而其
大指乃在興學校建社倉修輿梁疏水利數端
以歲苦陽侯饑子或嘯聚萑葦為邑患太公出
行邑蒿目沾襟不辭胼胝羸者粒殍者糜瘠者
藥齒者棺斂厥渠魁脅從用治民是用安堵而
饑以無害則相與歌而儛之祉而稷之壘壘若
嬰兒之戀乳而太公顧内遜不自得也曰令實
無狀以遺邑灾其徼有天幸亦唯二三子之靈
令何力焉一時使者交章褎旌且旦夕可侍從

執法而太公謂余髮毿毿柰何以七尺殉五斗

盖乞骸者三而後得請于　朝予告歸歸益遁

跡避景營丘壑狎漁樵以老肝肝栩栩蹕蜺塵

墟庶幾哉所謂善息者也夫息以修眞故中柴

而不滑息以養形故外韄而不傷收造化不盡

之贏以貽爾後故澤衍而流綿以故侯之治日

起而太公之神日王太公之神日益王而侯之

在事日益康爲衆父父壽不亦宜乎太公宅河

淮侯治東海請爲太公言河海河發崑崙導積

石而後鴻涌騰驁播九道于中州其源深也海長四瀛王百谷而後淵渤呑吐匝乾坤于樞軸其積長也不濬不深不蓄不長太公厚其濬豐其蓄以我侯壽南國而南國亦以我侯壽太公昇畤者侯且爲畯龍爲霖雨亘帶八荒潤澤九垓太公之壽殆河海而無極也請以河海壽諸大夫所然曰卓哉子之言壽也遂屬淳史以爲太公祝

劉豐津先生余座師也乙未老傅冢君元兆

令長與𧰼余代其邑子言於是乎書　居中

識

# 千頃齋初集卷之十三

汝南黄居中明立父著

## 文部

### 序

#### 蘇松四郡武舉錄序 丙午科

萬曆丙午孟冬三吳當武比四郡材官良家子集金閶待試直指使者楊公實綱紀之吏日程騎步射得儁闈而問方畧復以某司較閲某貭者應南闈辟然分一經而受成於主者且所品

隽博士家故業也失士之恩迄今怦怦夫不能
素業內辨士又安能得士素業外乎晨夕飲氷
弗適恩滋深惟是斤斤稟要束惠儌直指公旬
日而告成事既拔其尤籍上大司馬某宜宣言
未簡某惟天地仁氣莫盛於東南其人柔脆而
文弱天下挽强士獨雄西北馬國吳不能什一
蓋俗矜綺靡人競巧作雄心猛氣耗于玄黃霧
縠之觀久矣今之縵胡纓挾雙鞬而來者非紈
袴世胄則弦誦佔俾之賸材也或妄意其人沿

江左風流餘習蝥弧之用詘焉而比者延行列郡輶軒所覩記肉食武弁局促轅下駒或朘削膏腴自潤稍進之僅能纖趨低洄闒𦗩睫承高者不過學爲褒衣雅拜見長喙舌筆札間走筐篚國門耤子公作曹丘傳虛聲右職耳意益心輕若曹以爲國家歲損百萬奉戰士莫能以一矢桓加遺浮蠹誕謾是祟是長猝有緩急何所恃殆吳士脆弱之徵乃今縱觀諸士躍馬彎弧借筋籌畫一何壯也驌驦馳驟歷塊追風烏號

引滿落雁穿雲與竹矢板楯之技孰雄揣摩情形纚纚金版發揮奇正鑿鑿陰符與將苑心書之文孰辯以聞若彼所見若此胡堅瑕勇怯邈不相應乃爾葢自

高皇帝龍飛南服定鼎留都而震澤五湖之區乃獲鹵於扶風馮翊當時羽林健兒期門佽飛分隸吳中諸衛所者皆赳赳干城選也

列聖承休与治勿替

今上益加意南紀思得兔罝士而用之而大中

丞周公實來建牙斥浮振頹旗鼓一新公貞憲
肅度嶽嶽惠文諸所防維甄敘惟脅惟楚故一
時士皆凫藻爭奮轉弱而强實惟今日抑某聞
之叅曰不可以譚經濟空拳不可以語韜畧若
曹居怙瞶目語難聞邊鄙繹騷烽舉燧燔慮無
不請纓而繫組者一旦乘障登陴鑿凶門援枹
而鼓之乃與發憤其所爲雄百不訓一此無他
生死怵其中進退熒其外軟詭之計孰而戰守
之實疎也夫詭豈愚人之所能辦哉能爲詭者

必智也智以决勝無不勝智以料敵無不敵乃不用之於綴銜鋒而用之于進射利何故有如羅馬彎弧借筋籌畫之士受事行間於蕞所云股膏窺睫走筐篚歸虛聲者三而一有焉嘗搆旣多精銳日鑠令天下終謂吳士脆弱無任亦何辭之與有某竊耻之且爾吳卽稱文學之國然乘車戰陣鬭廬用以覆楚連環火攻仲謀用以破曹而昭侯鎮軍父子皆以區區江左外禦强對夫夫非菰蘆中產乎亦安在其積弱在吳

而猥云南風之不競强弱在氣厲氣在心厲諸士以一心自厲其氣則激水之勢可以漂石射石之矢可以没羽將腹心干城於是乎在而胡論偏霸之雄爲語曰樹堅在始强弱將在令士勉之毋以東南武力爲燕趙馬國讓麽其文武張吳哉

蘇松四郡武舉錄序 己酉科

著雍涒灘之歲三吳恒雨陽庚漂汙邪無算太中丞周公集哀鴻綢桑牖諸所以綏靖百城靡

所不倫摯直指鄧公啓廉貞憲要束文武吏勵
羔絲紬浮謏一意拊循彫瘵歲饑以亡害其明
年冬乃大穰期當貢武士於是鄧公修故事悉
發材官世弁良家子試騎射方略而以某某司
較閱某嘗以一經應七闈辟比復分較鎖闈斤
斤思弗適然猶佔俾舊業茲乃改而論韜鈐是
俾榜人秉籥夫陶也則又甚有其蒽惠徼鄧公
之寵靈矢公矢慎浹旬而得五十人籍奏大司
馬例宜有言某聞之尉繚子云文爲種武爲植

武爲表文爲裏兩者相維若輔車非有岐也制
三載闢賢書兒罝干城之夫嗣奉璋髦士後公
車鱗次朝家均需焉周官獎文吏必首一廉而
訓戒臣工諄諄於無載爾僞胡介胄家言則曰
廉可辱也信可誘也使貪使詐戰陣不厭豈文
武有二道而忠信廉潔獨可施俎豆不可用行
師乎人惟一心心無二用以一人之身而乍貪
乍廉乍詐乍信汎汎如不繫之舟與波俱逝又
安在其短之可去長之可使乎夫人情之易貪

易詐莫甚於功名之際功可市也故思以賄成名可賓也故思以詭就甚則謂不市賄則無以賓名不飾名則無以謀利而且熒爚而黷貨而且掩敗而襲功上蒙下覆走筐篚結奥援此非朘部士而虛冒軍需市租於何取之今天下衛所之戍日逋而月耗營兵塞卒衣敝持朽食不飽半菽尺籍伍符能盡核乎司農按籍而輸粟歲非乏之也何一有緩急而輒稱召募如近者遼左之役大司馬核馬步軍損故額三之一授甲

之士不滿八千豈行伍遂空如是乎則歲餉四百萬又誰爲漏巵乎兵日增而日弱餉日益而日匱邊防日戒而日弛虜酋日飽而日驕浮囂誕謾是崇是長於一人豈有賴焉故今日需廉將急於材將得權譎之士百不如得不二心之臣一何者士捐妻子去父母以七尺殉鋒刃而將者顧削其脂膏自潤輦載養交貨市功而賂藏罪士尤而效之又安肯拊膺決軀爲官家出死力府姦而長墨驟軍實而攜士心其必由此

尚父乎尚父佐命翊周發至道於册書喫緊二
言無過曰敬勝怠義勝欲敬義之旨寄於鍼芒
士終身用之不盡豈其少服膺而顧弁髦之夫
致命遂志有死無二敬也受命忘其家張軍野
宿忘其身援枹而鼓忘其親義也名與身孰親
利與親與家孰厚而逐逐刀錐營營阿堵物甘
以其身爲樸滿打罔嬰憲夫誰實爲蠹爲讒以
干大戮而藉口於使貪使詐不已過乎士用射

進請徵射馬射縛巳志射人鵠不射皮鵠士以古人爲鵠則有田桑自約無餘帛羸財以負陛下者有辭驃騎第捐廡下金散雲中守私養錢者有馬如羊不入廐金如粟不入懷者有明言利害不欺明主者有寧失智高不誣朝廷者彼其人操凛氷霜而誠貫金石夫豈無得於敬義之訓而必索仁於貪索智於詐也貪詐之說此草昧籠單人羣之術非平世之軌𡙇諸生拔穎行間逢　天子明聖教不效無所蔽有如勇不

聞血戰惠不聞投醪而直以債帥摟月令文吏操嶽纆而隨其後詰問舉者其何辭以對多士勉之其毋沉於欲溺於欺弁髦册書以負中丞直指公之要束使某有弗適之愳也則幸矣

## 江西武舉鄉試錄後序 己酉科

歲己酉江右大比武士直指使者顧公實綱紀之某不佞與視楚學既進郡國子衿於棘闈怦怦不適是愳顧所品騭猶經生舊業也今且釋鉛槧而彀鈐使縱觀良家子材官蹶張榜棐稼

埴溺職愳滋多惠徹直指之寵靈二三大夫矢公矢毖浹旬而告成事可幸無辠某宜申言未簡某聞之除爲武施爲文種植表裏相維若輔車兒冒武夫赳赳乎腹心干城睠奉璋髦士無孫代焉制三載闢賢書公車偕計與司馬門之待次鱗集交進豈其奔奏禦侮之臣不足以齊軌周楨而鮞輕重爲也顧恬熈日久兵鮮甲銷將不識劍戟爲何物士不復窺六韜金版爲何書其韎韐珥琫以春秋耀吾甲士亦惟是粉澤

塗飾軍容絢而軍實彌虛卽今之縵胡纓挾雙鞬而來者初試六尺稟馬猶辟易一朝遇敵敵其稟之人也再試八尺之侯侯相距八十步鋒鏑交原野矢未及拙短兵巳中吾膚矣能蹲甲而踰七札乎三試策若論坐而伸紙餖飣博士家賸言洋洋纚纚兩軍相對東西易面此時神悸魄奪不知理前人何語應之夫士為國家儲胥提一劍出五步乘風破浪投鞭驅石誓滅此而朝食惡用是佔俾殘瀋而較工拙於柔翰腐

毫也此如韓盧之韝蒙以皐皮徒歲糜資與費
而不得一士之用何怪嘗事者餼羊若典餘食
贅行若曹文士日操三寸管而束濕其後耶故
直指於爾多士衡鑑加核寧遺網毋濫竽有肅
爽電馳佽飛虎落者收之有秘遂天地出入神
鬼壁畫中機宜不勦楮上陳言者亟收之有躍
馬追風引滿如月歷塊騰猿穿雲落鴈者即文
稍不及格槩入彀中豈曰右武左文夫亦謀功
實遺浮虛意匡廬彭蠡之鄉靈奇所鍾忠孝所

陶埴有能羆不二心其人也者出而應中林之選即一將如長城一士如十萬師乎楚有學萬人敵者曰劍一人敵不足學而矧騎射又矧於枯竹空談爾多士射人鵠不射皮鵠則莫若一志厲氣以鄉之先喆爲師陶長沙擁旆戎場功宣一匡八州清肅造淪鼎於再寧文信國以遠郡守倡義勤王力抗強虜閒關枕戈致命遂志濱萬死而不渝雖遇有利鈍功有濟否然其一腔忠血已足暴天下來世彼其人皆起孤生詧

孝廉正奏第一者也亦安在乎文武之異道寬
則寵名譽急則用介胄也今
天子明聖矚堅瑕別功辠炳如日月頃以一二
小醜逆我顏行赫然怒圉吏論逮褫爵吉虜莽
酋驍啓戎心烽火時聞孜孜帷幄中每飯未嘗
忘閫外爾多士且授事行間重惟今日輕亦惟
今日其捐軀狥義有進死無退生惟而鄉之先
喆以爲臣鵠庻幾哉無媿腹心干城且以當長
城抵十萬師乎其不佞無能訓廸多士愳多士

之有二心或以身試法詒文人執瑕者辭以爲
匡廬彭蠡戮俾異日按是籍謂主者之餼羊斯
舉也曷哉士

重刻周易全書序

易自商瞿而下五傳至杜田生爲古易杜田生
授丁將軍傳之施孟梁丘衍章舉義以談理勝
而翟范焦京耑於陰陽占察有測筮學蓋理學
象數學之岐始此其後京易袁費易盛逓傳至
鄭康成分傳附經而古易亡最後王輔嗣掃象

以虛無詿經傳而象數之易亦亾易之敝於漢也則分宗立學人各私其師承而靡統一焉者之過也趙宋之代伊川氏傳理然自云只說得七分康節氏傳數然或訾其玩世紫陽氏明著晰象占然猶云象失其傳理會不得大都於理精於象略而於變占則絕無言者夫天地間有理則有數有數則有占有占則有象有象則有變有變則有詞詞者所以明理數占象變者也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

其占天地人物皆象也彖繫文言皆辭也奇偶往來皆變也明理稽疑皆占也而柰之何固焉局焉離理數象詞變占而岐焉淆之八索小之三卜支之訓詁鑿之臆解束之經生帖括而令四聖人生生之旨訑訑紜紜轉譯而轉晦也少宰信州楊先生少稟庭訓潛研先天韋編絕而鐵擿折積有歲年日取漢以來及今諸儒論著而折其衷薈萃成帙首論例次古今文次易學啟蒙次傳易考龜卜考大都正反變通得之家

學而占道本旨則多其所獨解者剖千古之疑抉十翼之秘微之乎圖書之奧顯之乎占筮之法曠之乎物宜之象深之乎性命之情莫不符渾貫合不漏不拘蕃至是而理學象數之學始歸宗於一易於是乎有全書矣書刻於留都學使者於越楊公思廣布學宮以牖多士屬寅長溫陵蔡公重刻雲間請以學租之羨佐剞劂學使睢陽黃公復報可蔡公因授梓人而余與司馬尤公獲董其成因以來矣鮮徵君易註圖說

附焉徵君雅善易其說以錯綜變互闡立象之旨闢後人掃象之非正與楊先生變占本旨互相發是又一奇也余家世授易然束於制科業猶然管窺蠡測何幸得覯二編開我憒憒又何幸得公之同好使毋斤斤帖括刻成書此以志歲月且為讀易者告云

合刻范文正公忠宣公全集序

三代無文人非無文也言則人人文也六經無文法非無法也文則言言法也惟無意於文而

文生故不爲法而法具禹皋繇之謨也伊之訓說之命也周召之誥雅頌而易與周官也皆渾噩典則爲千秋文字之祖然世不目爲禹皋繇伊傅周召之文而列之六籍與日星並麗則惟其無心於文文成而道顯固不得以一家之業名耳西京以降文章政事分爲兩途而學士功伐德誼不本於經術卽號能明王道黜功利者而右才左德君子譏焉浸淫六朝下迄唐季士益盤帨之修而公卿大臣亦務爲閎侈藻豔之

辭爭長於毫穎如燕許元白而下各以其文自私而邈不關於世之治忽則其學不純而功烈益庳庳亾論矣葢大臣之文職耑論思大之陳謨宣猷回天轉日次之指事引情弼違糾慝皆斬以精誠格主而喤其中之所欲言豈詞人墨士角伎雕蟲者比柰何以踳駁不馴之學飾浮華無用之語猥云經國大業妄希不朽之盛事乎若范文正公之在宋固不必有文名也而自其做秀才時先憂天下慕聖賢事業則已㒺王

覇義利之辨發洙泗之堙矣以中庸授張子厚以春秋授孫明復狄漢臣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孝悌忠信則已大通六經而開濂洛關閩之始矣盧居上執政書天章條對陳四論十事前後符券不易初言何異有莘之堯舜君民幡然數語也五典方州澤潤窮櫚三遏西夏膽落強酋何異伐奄征東寧百姓而靖王室也立朝嬰鱗砥柱剪奸璫觸母后忤柄臣亾所撓避爲相裁恩倖任子抑邪佞振紀綱而同心韓富甘苦

參調何異都俞吁咈朱虎熊羆之交讓也其間指畫政體陳說機宜決密策於片言制廟勝於萬里若登對獻納之章羽檄軍書銘銖歌咏之類類皆元本性命綜述訓典其光燁然而不爲雕飾其趣淵然而不爲剽剟其持論嶽嶽然而不爲太息孤憤毋論其學術之粹功閥德誼之高非漢唐諸賢可望即以典謨風雅之猷溯成景化追禹咎伊傅周召流風其誰曰不然公之文葢大臣經世之文無意於文而文生不爲法

而法具者也厥子忠宣世公家學其光輔五宗
德業聞望之盛亦與公等埒公論說必本仁義
忠宣制策奏牘引誼據經必歸忠恕他如箋表
敘述與夫竄謫流離之詩和平典潤君子謂其
怨而不懟有溫柔敦厚之致即置之文正集中
亦誰辨彼此也尹有陟旦有奭文正有忠宣均
稱名德世濟不隕其家聲者而兩公文不甚行
於世毋亦相業掩之乎余弭節吳越則公之桑
梓與其甘棠在焉會松司李毛君合梓公父子

集問序於余余因得寓目蓋不勝景行之思而竊有慨乎其世也當景祐慶曆時賢好太明黨議朋興憸人搆廢立蜚語幾令人主意奪而文正獨揃股於石守道之聖德詩以爲怪兒壞事用坦衷亮節默維而靜鎭之卒使呂相解仇仁廟傾心而夏章王賈輩且結舌而遠遁熈豐元祐之際亦乾坤一大更革也乃去泰甚議差役願溫公虛心以延衆論忠宣毋惓惓焉至於章鄧之斥請置往咎輕錄過寬蔡確之詩獄勿竄

其黨若逆知有紹聖之禍而不願竄其身於朔洛之籍者其謂君子與小人鬭力非惟不可勝勝亦不武噫一何明哲而晰於幾也終宋三百年天下壞於朋黨二字兩公業燭照而數計之其人其文眞父子矣司李君捐俸剞劂而公之學士大夫使夫讀兩公文者知其雍容剴則得古大臣華國之章而論其世者知兩公之捐成心全大體有古大臣忠厚正直之槩其於平國是正士風未必非廟堂之一助也故不辭而爲

之論著若此

又

古今父子相業重光名閥世濟自尹陟旦奭而
外則無如范文正忠宣兩公而純一不二心身
兼文武數器勳德聞望之盛亦無如兩公郎韋
玄成李贊皇呂申公正獻方之蔑矣文正起孤
生蕭寺虀鹽忠宣起任子居室僅庇風雨其恬
淡寧泊之趣同文正入學掃一室晝夜講誦忠
宣躭讀藏火帳帷中盡黑其苦志力學同文正

由秘閣登諫垣守郡帥邊晚參大政而不克久於其位中阨呂夏屢起屢躓凡所建明十不得施其四五忠宣出入侍從縈典方州再拜尚書右僕射敭歷中外逾五十年天子皇太后賜勞甚寵而章蔡擠之竄謫窮荒竟悒悒齎志以歿其出處遇合之變同文正立朝登對陳治亂以規人主糾大臣不法爲相裁恩倖覈官吏閉姦興良不恤一家之哭忠宣典平章以博大開上意以忠篤革士風以天下公議薦引人才士未

嘗知公不任德其體國忘私同文正偕富韓同在西府上前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忠宣與溫公議差役法願去太甚虛心以延眾論溫持逾堅公爭轉力其酸醎參和共調國是同文正解倪呂相勠力平賊乞貸高延德而竄負犯之條釋晁仲約之誅不欲人主手滑忠宣請置章惇之往告而恤其私寬蔡確詩獄勿竄其黨其議論務依長厚捐宿憾全大體同文正文章以傳道名世論說必本仁義忠宣奏牘引誼據經

卒然而作一歸於忠恕今觀二集中如制冊書
疏箋表詩歌之類皆温文剴切而暢於事情有
朱絃疏越之音無鉤棘詭飾之習郎以鼓吹六
籍黼藻鴻猷夫誰曰不然葢兩公家學本忠本
孝而始終一正表裏一誠他人以文章爲功德
公獨以功德爲文章故文正曰純仁得吾忠而
忠宣亦云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
臣蓄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所謂本朝之
第一百代之殊絶非耶文正守蘇時募游手疏

五河導積水入海爲東南世世利復捨南園建
學曰一家貴何如吳士咸貴蓋天下郡邑與學
始此而義莊義塾推恩賜贍族人教其子弟則
忠宣公實左右之兩公之爲德吳人甚備今去
公餘五百載矣而遺澤若新學士大夫其能亡
高山之仰余往者承乏吳郡既新公祠俎豆而
尸祝之更謀所以新公集者中更量移逡巡未
果意不勝悔恨以爲吳中欠事今毛理君之合
梓之也不獨先得我心而兩公之風流文釆藉

以緜緜使吳人知公世德與夫學術淵源所自吳俗以公敦吳文亦以公振且吏於茲土者益思勸學劭農孳孳民隱以不忘前事之師是又理君嘉惠吳人之盛心也余故捐俸佐之而爲廣其意以釋余悔若夫公之人不待文而顯與其文不待序而傳則蘇子瞻氏業已言之余毋庸饒舌矣

稗史彙編序

王仲淹曰仲尼述史者三焉書詩春秋是也書

陳政事詩紀風謠春秋寓筆削三史出而二千餘年古人言動昭昭揭日月則刪述之效乎然其時丁季周禮樂殘缺傷幽厲而思夏殷杞宋之間斷斷如也夏時乾坤存什一於千伯不得已而問禮問官兼大小之識而學焉故曰史失求諸野野史稗史也始周秦而盛於晉魏唐宋有諸史逸史桯史麈史其它偏記小槩叢說璅言皆稗官之支裔實繁有臚總之遷人畸畯牢慅侘傺之所爲作或駕空而誕或修郄而誣齊

諸諸皐謏悠不經碧雲騢建隆遺事雖黃逞臆
且其人非董狐職非金馬耳目舌筆訛傳而訛
信之幾何不爲齊之野汲之冢也以謂史之惑
術不其然乎第徵是非削忌諱則丘里之言爲
眞識重常辨貳負則山海之經獨著天壤間何
物不有即一事之奇一語之豔亦足驚心洞魄
洽見諺聞而安得錮於眉睫盡斥爲亡是烏有
哉宋太平興國間得各國圖籍降王諸臣或宣
怨言因收置館閣給筆札使纂羣書編成傳記

小說五百餘卷命曰太平廣記蓋野史之彙始此而元儒伉遠陶九成氏復有稗史說郛之目然識者猶病其厖雜固未有博收約取析類分門如王先生彙編之贍而核詳而有體者也彙編元本二書而汰其繁詭益以　國朝諸家論著則王先生爲政其綱二十有四其目二百有七十而捃摭羣籍亡慮七百餘種大之大地河山小之蟓息蠕動明之禮樂名物幽之徵應果報近之人倫日用遠之僊釋玄宗莫不參伍會

㠯犖然列眉而苑唐弗錄蕪穢弗錄非羽翼經
傳總領風教弗錄寧獨二氏之忠臣抑亦六籍
之功首矣余於先生夙受一廛今以司鐸海上
始獲莊事聞其居柱下時骫髒淹雅具良史材
以蚤遂初衣故得以巖居之暇畋漁千古既以
其大者續馬貴與通考而茲復賈其餘勇白首
丹鉛以就斯編豈曰道在稊稗不廢洛誦倘亦
有大小兼識意乎余授而卒業嘉其敘朝章國
憲似書徵風攷俗博物多識似詩別貞淫嚴勸

戒似春秋義例蓋庶幾乎刪述不謬於聖人不徒資譚麈備掌故已也是安可閟之帳中故弁其首簡使與通考並傳以俟潤色鴻業者採焉

又

周官以太史內史掌六典八枋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而皇華之使以時采歌謠奏疾苦諏謀度詢而貢之天子天子復巡行方岳陳詩納賈召故老而問之而太史又籍而記之故當其時途歌巷謳皆領於太師天子得以

考其風俗之貞淫醇漓而行章癉焉則詩卽爲史史卽爲政非必區區取一朝之興革遷除而屬詞比事如近世編年之體也乃說者以野史爲稗史隘已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是詩固盛世之史而春秋則衰世之詩春秋作而正史宗焉然而古太史亡矣葢東遷而後史職伶人久失其官孔子不得已而删述贊修存什一於千百然晉之覇焉而採秦之夷焉而採鄭衛之諧謔焉而採其於是非得失之林鴻纖畢具倘

亦稗官之權輿乎稗官蓋說家之祖而古瞽御
彤管之遺則周禮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閭師
縣師各有其書在漢固有典司者號黃車使者
九百四十矣司馬氏羅網舊聞皆缺而不錄子
不語怪將毋謂其誕罔不雅馴耶則鑄鼎以窮
神姦禹復何爲者且羲軒之事若存若亡稍或
識之庸不乃愈乎且安知其非當年之故而必
盡汰爲乃知典墳散佚不獨嬴火竈編斷蕳放
失何限蒐獵而弋獲之臚陳囊括端倪宗工此

王先生彙編之所爲作也先生因宋元舊集參
昭代新編評稽匙析裒而成書大無夸眦細無
漏網詞工而格於理者删事騃而畔於正者删
其不廢者亦猶秦晉之盟誓而鄭衛之諧謔也
夫盟誓者譎諧謔者蕩其離經背道滋甚夫何
取而存之豈非括於無邪之旨耶抑以證風辨
俗麗美惡而勸勸戒不妨並傳之以觀來禩耶
斯亦先生彙之之意不謬於聖人者也詩亡而
史作史失而求野春秋其大宗也稗史其支裔

乎閭師之於閭也比長之於比也雖施舍饟䢖之瑣瑣亦司徒三物八政之助是編出而觀風者以扶文教削牘者以訂謬誤載筆者以資辯博其亦素王之閭師比長哉

吳關使者渤海王公關政續志序

國家治關征大農歲遣其屬之良者主舟車告緡賦入度支以待匪頒實邊儲所部受貿歲會登耗有常二百年來長年賈客安其出以爲固然而當事者顧亡能畫一其瀍大都寛則利商

而病國刻則利國而病商夫商殉利者也以利
來以不利往往則鳥舉來則麕至商以爲厲已
也者而望望去之商病而國亦病矣吳會當萬
貨之匯潸墅則江淮湖海襟喉之市比歲將作
繁興誅求四出關日增額日浮重之牒潦無時
物力詘焉所在姦胥猾儈或夤緣漁獵其中外
蠹内蝕至米鹽不可究詰商旅蕭然廢職而國
耗乃滋甚民部渤海王公之榷吳也甫下車不
問利而問蠹蠹之所急必首湔除之峻誓胥史

毋索賄毋侵牟毋挾使者威而輕為呵喝駔儈取化居毋抑勒行貨津吏時啟閉毋逗留滯宿長年賈客各以實自占毋匿舟尋尺候人偵卒取登記余皇尺籍毋與查收棄爾瑕疵嘉與更始及今不用命者皐無赦已而相地形審物價塞蹊竇嚴句稽漕湖海有圖分司有隷某津通某道某道通某航某航通某貨犂若躬履目矚籍有常供其歲計已及則以次遞蠲有差若槎不中量貨物不中程悉罷不權葢公家世授詩

彼秉此穧不盡利以遺民自其庭訓而氷蘖袛
躬節愛惠下一以忠實心行之以故五方稱平
若出一口近集遠歸不翅苑積而川决也善乎
公之論水曰水之行地如肢節脉理之在人身
毋使之不均不通而已夫財猶水也均則通通
則毋壅整齊而利導之亦若是則已矣即周官
平準何以加兹它如疏河淤重鄉約飭保甲賑
貧矜種種善政具載闔志中未易更僕倘亦有
闘穀告新意乎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豈惟國與

商賈嘉賴之其遺蔭施及東人世世曷既余與
公共事茲土方賦大東憂莨楚求所以紓民者
而未能喜公於擾攘急逼之中行寬暇長久之
政而南國之息肩有日也故於茲刻而爲之論
著若此

方本菴先生心學宗序代

古未有繫心於學者曷爲乎有宗曰宗自虞廷
虞之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夫心一而已
以爲有人道危微則二之矣虛明之外無物也

惡得二譬之鏡焉照之以妍則妍應照之以媸則媸應謂鏡有二可乎鏡一而妍媸惟所照心一而危微惟所感危微者常人心也非聖人心也聖人之心湛然虛而已矣瑩然明而已矣無思也而無不思也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不以聖人自居而每以常人爲戒且聖不自聖而又欲常人之皆爲聖人使求之思爲之表以達之無思爲之域若曰無之非心也則無之非學也萬古一心亦萬古一學而安所置異同於其間哉

堯之中舜之一孔之矩孟之存養周之主靜二程之定性考亭之居敬陽明子之良知皆古今心學之祖談心者宗焉而其後乃有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之說且以爲天機爲密藏遂啟千古之疑案度陽明之意特以善惡兩形善名斯立使其純然至善則無惡亦無善而其徒解之曰心本無物惡固無也善亦非有譬如玉屑塵砂人眼皆碍夫玉之與塵則有間矣然皆自外入故目不得而有之若善則心之固有非納之外

以增其所無也謂心無惡亦無善則謂目無瞶亦無明耶其流之弊且至薄善而不屑任惡爲無碍放曠蕩佚使天下棄常經而趨狂解慮無不以竺乾柱下之旨爲玄珠神璽是雜稗於穀而混莽於茹也朱虚耕田之詠漫而巳乎夫物本天人本祖一氣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一脉也氣氣相孕脉脉相傳猶之水有源木有根千派萬枝未有不循其始者故方先生之心學宗斷自唐虞爲開祖洙泗爲繼别濂洛關閩爲大

宗河東江門東越爲嫡派而其餘支裔耳孫荀一言之契於心者靡不臚列而叢析之廩廩焉懇呂之易贏而牛晉之亂典午也其言曰學者好談心體而畧躬行聽之妙入玄虛察之滿腔利欲則是以佛緒而飾覇術噫卓哉斯言信近儒之膏肓而宗門之鍼衛也即以禘舜郊孔何媿焉葢先生綺歲志道學殖淵懿晚應明經辟竟謝公車研精斯輿而獨嚴其防於儒釋之岐悟修之一至心無善而理有障斤斤闢之不遺

餘力是又自我作祖而不寄人門戶者其爲紫陽忠臣文成諍友不旣大也耶厥嗣侍御公箕裘庭訓紹明闡繹所至按部擁臯比談經圜橋觀聽爽然顯解乃知眞儒家學淵源有自且喜正宗之幾晦而重揭也故因御令之授梓而僭引其端令承學知所皈宗焉

顧涇陽先生小心齋劄記後序 代

梁谿顧涇陽先生以銓曹郎抗疏載起載謫最後復坐罣相事削籍歸耕慧山倡正學東林雅

集同志講性命倫常之輿禔躬經世之方參互
訂正抽關發覆一時遠近衿紳慕趨之若流水
奕奕環橋者無不解頤折角海内士耳先生名
如祥麟威鳳可望不可攀而某以邑令獲瞻光
霽私其龍門時時假簿書之隙追陪皐比聆緒
論非一虚往實歸不翅飲江河而望其腹也亦
滋有厚幸矣某既從先生都講更得其所爲小
心齋劄記者受而卒業則先生自甲午謫居來
十年適軸手自論著或機鋒送難或韋弦自惕

闡苞符之霧樞抉洙泗之心印深言之刺肩淺
言之近帶大言之周八極細言之入無間其反
覆於性善一言而辨老佛之同異裒楊王之得
失盡抛習氣習情而不欲以無善無惡開天下
以虛蕩之門也眞所謂一棒一痕一摑一血者
蓋先生之學祢孔而郊孟祖周而宗朱有宋儒
之實踐而融其拘有近儒之灑脫而汰其蕩寧
獨濂洛之功臣抑亦姚江之諍友而不標宗門
不逞意氣不喜鈎名吊詭旣爲僞道學立隄防

復爲眞氣節樹模楷既以點化上根復以鍛鍊
下士令省覽者竦心汗顏懔然而不敢私是非
其爲救時鍼砭不已大乎先生有言曰官輦轂
念不在君父官封疆念不在百姓林下水間講
求切磨念不在人心世道即有它長君子不齒
嗚呼此先生所以教人者亦先生所以自勵也
師世覺民其可一日無先生天其有意斯文乎
吾知先生眞儒作用必不以東林老也兵憲蔡
公於先生臭味針芥其孳孳明道淑世如拯焚

溺開聾聵意復不減先生故序是編而公之剞劂某復以讐校之役續貂附蠅私其千里又滋有厚幸矣

## 柳南先生歸來稿序

國家鴻昌茂龐之運莫盛於成弘其時學士大夫類伉爽修潔以風節自砥礪至揆觚爲文若詩又敦樸道古直攄霧根無沿流拾瀋之態一代人文如北地李獻吉信陽何仲默晉安鄭繼之之二三君子者各以清聲直節偃蹇曹郎侍

從間得肆力諸家而壹意千秋不朽之業狎主詞盟睥睨千古則是無故蓋扶輿鬱浡㟶爲國華先進斌斌猗與盛矣其在吾閩稍前繼之而倡者則有吾家觀察柳南先生先生幼負雋氣岸嶄嶄起家比部郞從王三原讞獄江南著平反聲嗣僉淛臬疏杭河水利法豪右之侵斂者任勞任怨竟中萋菲投劾歸歸而匿跡巖扉時時從田畯野老結東井社以就茲稿今觀其集中春容瀟散無佗傺怒張之氣其淵然者光耶

其闇然者質耶其澹然若有蓄育而未竟者才耶郎沉深莽宕璧坐璣馳誠不知其於二三君子何如要以冲融爾雅粹如藹如不標奇吊詭而獨運其中之所自得一也先生位不踰五品年不滿六十以骯髒蚤廢于時其用不售才政與三君子類然三君子者當其身而詩名藉甚先生老阨田間世遂罕名先生詩者詩能窮人豈人亦能窮詩耶余生也晚不及晤先生而得其人於詩不及跡先生行事而徵其世於虎林

莆陽志蓋志稱先生治行清肅所至以愛利恩
而特耿介少所通狥卒之日貧不能具殯家無
衣帛子有負薪至客游白下不能歸深足悼者
令先生而當吾世能飾膏脂營樸滿乎能卑疵
纖趨而儕流俗乎能飷飣藻繢而從里中兒謂
笑乎吾知其必夷然不屑也余是以讀先生詩
而深有感於成弘之際也爾時吾家代典作者
即衢州諫議兩公夫非以古詞賦雄耶然皆藉
其賢子孫以傳先生篔裘零替子姓貪貧故其

詩最晚出而遺帙亦僅有存者傷哉貧也廉吏
安可爲也余是以讀先生詩而深有感於成弘
之際也行其集者爲先生裔孫太學幼儀幼儀
余從子也朗秀而文名隆隆起六館間是不隤
其家聲者嗟乎先生不貧矣

丙午南畿同年齒錄序代

歲丙午南國賢書成主者業爲勸駕旣私覿而
燕間黨以齒差次籍之日同年錄例得稟言於
督學使者余屬分庖誼無越俎諸士尊其故以

請孫辭不可已而有今命諸士復申前請曰以二三子之幸徼追琢也且壹度帟程以就夫子之型範而毋目非幾夫子不惠之一言是終棄二三子以爲不可教誨也其若舊典何余固謝弗獲則進而語之曰爾多士之迫得余言也其以申伐木討久要上賁祖先而下章來裔乎抑榜榮甘膴以爲揄便圖乎夫士未通籍則東西南北人耳而當其角伎賈勇爭先若無人乎五步之內一何競也及奏儁聽鹿鳴而是百三十

五人者乃得接袂聯鑣如鴈斯序以友朋而世
弟昆五倫中居二焉應運困奇作合非偶今茲
之役異而同競而讓斯其一時而能無加慫于
初筮竊聞之烏集之交前驩後吐毋論袁伏噉
名羞稱比肩即華管夙締亦成割席何者面誓
而背詛陽麗而陰叛則同為異根而讓乃競府
也況乎羶途一入蒼黃五色各風撼而外移黃
金注而內拙室之戈朿之甲鬩牆而下之石即
優狎密昵之交且不難剚刃其腹何論比肩而

分席乎夫緣飾氤氳如脂如韋秉猶而膠漆之
余不謂同睢睢盱盱循墻傴僂飲食言語相推
下余不謂讓惟善相師過相規德業行誼相策
砥後私而先公急病而讓夷師濟一心以媚天
子則眞同眞讓耳子之言曰和而不同又曰當
仁不讓惟不同是之謂大同惟不讓是之謂至
讓大同至讓有厚而無私有禮而無飾出乎巽
成乎貞而後一德和衷而後齒之用顯不者貌
爲同而巧爲讓射利競用矛而肩重爭處錞名

位相取捷于機弩談笑相軋修于五兵則儉人
躁人頑嚚而回遹之人其名曰弗齒斯兩者奚
擇焉爾吳固讓王之鄉諸士當于郊之始素絲
未染至德可師知其必爲此不爲彼也故余賓
初筵滁爾諸士之不心競而力爭所爲申伐木
訂久要上光祖考而下章來裔如是而已矣若
志同升世講修故事之欽諸士固褒如充耳又
安所用余言爲

## 湏江課士録序代

須江越下邑也其職貢不能當上國什一又俗務佃作尠玄黃綺縠之觀其學士大夫廩廩德讓入里門必趨下澤款段亡敢御有鮮衣怒馬都騎從而過者則目攝而揶揄之以爲揚揚詡詡非其質蓋儉樸簡華其天性也余獲長玆邑見其士修修焉于于焉退而弗耀沖而有餘懿已甲乙其所爲掌故家言則又典而則瀞而瑩穠麗而近實斤斤然墨守師說不敢捨津筏偭規矩腆哉有邪殆庶幾乎雅馴則先民遵功令

不受變於波沫者矣越絕故稱材藪所遯乃登傅剽剥逃之幽窅鈎棘以相高炫縟藻中裔怪駴目爾諸士毋亦浸淫於大國之風而有豔心余願諸士之毋改玉也第益嵩而精厲而氣堅吾所本業而澤以道德醞釀以菁華奇正相參宫商叶應將全淛推以爲鋒而天下望以左右袒其爲江郎文溪重顧不已多乎余於諸士友道也雅不願諸士有瑰異之行故不欲諸士爲瑰異之文若云滇江下邑厥貢惟淳風以䜣南

金東箭孰上焉爾諸士幸毋胡盧之曰卑之亡甚奇論也

## 氷節錄序

節之旌也王制有予奪士論有是非制予而論非君子不以其予予制奪而論是君子不以其奪奪詩三百篇春秋二百四十年美刺具于王風衰誅嚴於鈇衮縣其時以節著者共美紀伯姬堇處二焉以王化之盛聖人與善之周若斯靳也藉非栢舟之詠侯女赴會之文之二貞潑

者且不獲附聖經以傳章施來裔而況窮簷敝闠委巷单門寡力貲而絕與援者哉如是則制不必公而論不必私也故得刺其所予而美其所奪彼夫黃鵠之歌南山之悲我特故雄之什其自鳴耶抑世之子墨客卿以士論代王制爲摹幽思而寫孤憤耶葢詞之不可以已也是詩春秋之義也乃今徵之吳母氷節錄而信方贈公背母時母提三歲孤內乏強近之親外虞鴟鴞之攫丁延陵氏之百六陽九而保其綫祀首

蓬容屢集蓼茹荼亦曰以蘋諸亢宗可歸報地下耳形爲毋影爲父口爲師傅夙夜劬心和熊丸督孤孤竟用經術顯訓樂昌與雍籍三徙應城令治行斌斌有聲藉贈公而在義方式穀昌以逾茲是贈公朽而存也而存孺子以亡朽逝者是夫人存存也以視二髮之儀髦靡它從一不二其難易不翅什伯矣假令當聖人之世采風載筆則如夫人者固宜大書特書咏歌嗟歎之以垂陰敎式女士而猶掩巖穴抑不俯于有

司不表宅里爲世婦旗志也豈非　天褒之缺典　聖朝之缺事乎西粤在春秋時僻在炎荒其風謠赴告不賓上國以故師氏無從采太史不及書今　天朝一統車書幽遐輿潔悉燿于光明豈夫人之純懿卓烈而埋照掩輝　王言將終靳之乎文人學士雕蟲之技以方　制詞其猶一吷然亦附詩與春秋之義存士論以翼王制也庶其不畔於聖人也夫